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六七六・集部・總集類

國朝文匯甲前集二十卷甲集六十卷乙集七十卷丙集三十卷丁集二十卷姓氏目錄一卷

(丙集卷一至丁集卷二十)

〔清〕沈粹芬

黃人等輯

.....

國朝文匯丙集姓氏目錄

卷一

張海珊 俞正燮 丁晏 常大湘 翁廣平 趙坦

趙紹祖 羅江 徐校 陳揆 江藩

卷二

梅曹亮 鄒鴻鶴 李棠階 徐金鏡 江沅

卷三

湯鵬 舒夢齡 常大瀉 袁成 吳育 朱璋

褚達椿 顧曾

卷四

管同 徐錫麟 楊太瀨 吳廷棟 鄧仁望 吳鳴鏞

易光輝 顧承 楊鳳苞 邱之桂

卷五

趙仁基 毛繼生 黃汝成 劉曉華 施國祁 金有容

邢典 朱曰佩

國朝文匯

姓氏目錄

一

丙集  
國學扶輪社印

卷六

左仁 潘德興 彭洋中 蔣湘南

卷七

龔肇祚 陳起詩 馬福安 羅鏡典 寶疇 易崇 朱綬

卷八

湯成烈 莫友芝 張聲珩

卷九

李星沅 陳慶鏞 陳本欽 吳敏樹 翟漱芳 言友恂

曹瑣

卷十

左宗植 左宗棠 李傳敏 宗稷辰 許樵 桂超萬

方大瀉 首煥彪 彭紹封

卷十一

沈焄 朱琦 彭松毓 沈衍慶 陳世鑑 何慶元

黃輔辰

卷十二

魯一同 楊士達 熊少牧 李隆芳 馮志沂 胡林翼

唐李杜 姚椿 徐子苓

卷十三

魏承祝 鄭珍 屈欽鄰 江忠源 鄧瑤 趙璘

歐陽泳

卷十四

羅汝懷 王鑒

卷十五

曾國藩

卷十六

吳嘉賓 陳源充 陸轍恩 湯修 沈曰富 陸敦倫

邵懿辰 金安清 費椿 陳澧 費敦臨

卷十七

國朝文匯

姓氏目錄

二

丙集  
國學扶輪社印

成毅 馮桂芬

卷十八

劉毓松 汪士鐸 龍啟瑞 王拯 陳立 胡焯

方東樹 張穆 管嗣復 彭昱堯

卷十九

李元度 任廷賜 楊沂孫 劉文淇 紀慶曾 閻其相

郭祖翼

卷二十

魏源 方宗誠 劉蓉

卷二十一

王柏心 宋晉 王廷植 方濬頤 吳英樾 陳翰

邵輔 馬敬之 何鈺麟 陳嘉熊

卷二十二

孫鼎臣 李聯琇 徐森 何秋濤 孫燮 張星鑑

何俊 陳源豫

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 總集類

卷二十三

郭嵩燾 徐時棟 董彝舟 沈登瀛 戴望

卷二十四

周悅讓 李得春 孫頤臣 顧復初 唐祖珩 凌望  
鍾顯震 丁桂 周貺祥 羅萱 鄒漢紀

卷二十五

陳錦 戴鈞衡 黃式三 彭泰來 黃仲騏 亢樹滋  
劉臨 徐受 湯彝

卷二十六

楊彝珍 孫衣言 尹耕雲 左輝石 王致成 王寶仁  
易本煥 李錫嘯 黃琳材 顧廣譽 程德春

卷二十七

俞樾 吳可讀 戴臨 吳鉞 張起發 胡克載

卷二十八

羅澤南 鄒漢勳 戴梓 董兆熊 徐宗亮 舒燾

卷二十九

楊季鸞 趙廷愷 汪曰楨 丁寶楨 吳大廷 嚴咸  
瞿元鈞 朱次琦 歐陽勳 陳起書 楊源漢

卷三十

徐燾 楊球光 陸心源 嚴辰 高心夔 陳爾幹 楊象濟 陳宗起

國朝文匯

姓氏目錄

三

丙集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一

張海珊 字起東 江蘇吳江人 道光元

原弊

聚民論

游說

說真

靜觀齋詩初集序

送張淵甫試禮部序

書魏叔子續續朋黨論後

記收書目錄後

與顧海霞書

畝願海霞書

竹坡園記

賀烈婦傳

國朝文匯

卷一

目錄

俞正燮 字理初 安徽黟縣人 道光元

尊師正義

封禁山說

貞女說

節婦說

丁晏 字倫卿 江蘇山陽縣人 道光元

黃河北從議

書包德翁安吳四種後

致劉楚楨書

常大湘 字叔七 號蒲台 湖南衡陽人

蒸水源流辨

祭譚縣令文

翁廣平 字本軒 號海村 江蘇吳江人 諸生 道光

西湖崇祀諸賢錄序

松陵見聞錄序

松陵見聞錄序

平望志序

十七

趙坦字寬夫號石仙浙江仁和人編生道光元年為舉人方正著有保覽齋集

楚彙疾病

十八

城南古蹟記

十九

煙霞嶺游記

十九

雲陽洞北小港記

十九

丁魯齋先生傳

十九

趙紹祖號士安廬涇縣人廣生署州判通元元年條舉方正有舉士文鈔

李密論

二十一

李孝述論

二十一

章阜論

二十二

羅

字叔浦原名世榮湖南湘潭人諸生著有桂丘詩文集

李國記

二十四

徐校字範江龍石渠江蘇太倉人諸生著有石渠文鈔

顧虞東先生舊宅記

二十五

國朝文匯

卷一

目錄

陳揆

字子準江蘇常熟人諸生著有楷端文錄

縵衣說

二十六

伐檀說

二十六

論書賈舊本

二十六

江藩字子所號柳堂安徽懷遠人寄居揚州太學士

毛乾乾傳

二十八

國朝文匯丙集卷一

原弊

張海珊

天下之所以常治者曰法勝也。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而且大有隱憂者曰法勝也。有一事焉內而罕輔不知也曰有法在外而方面不知也曰有法在於是。是屬於法者。得以受其治而諸通於法之外與亂於法之中者。法且無如之何。非法之不得治人也。法勝而用法者。皆拱手而不知。則天下之事。遂廢而不舉矣。夫古人之言治。其求其臣也。方其進身。即求以事。以觀其才能與否。而臣之進退。於君亦且累千百言而未已。蓋當以一事之利害。而舉朝爭之。累世爭之。賢智之士。皆得用其意於法令之外。今之為士者。則不然。其試於有司也。以時事為忌。諱瘡而不敢言。而所為窮日夜。較工拙。斤焉求以當主司一日之知者。則我不知其所言之云何也。夫如是而舉而加諸民上。必將眩掉迷罔。而無所措其手足。而上卒不疑而授之。而士亦不疑而居之。彼固非能以不素所學者。一旦而惟吾欲為也。法在而彼直無與焉耳。是故今天下之所以為治者。權不在卿大夫士而在吏胥。卿大夫士之所學者。非其所為治。其所為治者。非始之所學。而吏胥則終其身於法之中。其力能持法而不變。能變法而上不覺。能上下出入乎法。而法且為所用。故名則朝廷之法也。實則吏胥之法耳。此吾之所謂不大治而且大有隱憂者。此也。夫卿大夫士。上所賓之師之。而尊且貴者也。吏胥者。則上所簡賤而驅使之者也。而為吏胥者。亦自以上之所簡賤而不復自愛惜。夫以不甚自愛之人。而重以上之所簡賤。而天下之事。舉拱手以聽其所為。又不能以己之非素所學者。進而稽考其故。如是而謂天下無隱憂者。吾不信也。

聚民論

三代之時。其民聚。三代以後。其民散。其民聚。則不待上之人之衛民也。而民常有以自衛。及其散也。民且亟亟焉求衛于上。民求衛于上。而上更何所藉以自衛乎。故其太平之時。常若積薪厝火。一旦有事。則土崩瓦解。而不可禦。嗚呼。自秦民以來。二千有餘歲之間。是皆然矣。君天下者。苟思所以長有其民。果何道之從乎。夫三代之民之所以能聚者。何也。鄉遂之制定。而人皆土著。民從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而車徒馬牛甲兵之屬。又皆民之所自出。而無所假于上之人。郊內自比閭。以至州鄉。野自鄰里。以至縣遂。大小相維。遠近相統。如身臂手指。聯絡呼應。無事之日。而隱然有金湯之固。是故上未嘗有以衛民也。即民之自衛。以為之衛。而國家亦因以自衛。其勢之聚者然也。然則鄉遂之制。則固不能行於今者。何也。

古者封建行於上井田行於下田有授受地有肥磽生齒有登耗俱就理於一人之手君之於民常如一家之人深知熟悉而無有隱匿閭閻之虞夫是故民數明而生產可得而均也生產均而鄉遂可得而制也今則不然自兩稅久行而力役之徵亦更爲地丁歸畝之法於是戶口之遷徙丁中之多寡俱非有國者所急有司十年編審之法亦不過視爲具文委之吏胥之無能者行之而已於是游民紛於鎮集技業散於江湖交馳橫鶩而上之人不得問焉嗚呼民之散久矣風俗安得而淳姦究安得而息乎閒有一二深議之士輒議尋古之所謂保甲者行之朝廷以下督撫督撫以飭郡縣且勸其奉行之虛竄以爲殿最其究所謂行之者不過煩吏胥廢文書已耳詎其法誠有未便與抑官府之無人未嘗爲之計長久也蓋嘗思之民者可靜而不可動者也能簡而不能煩者也先王之法至繁至蹟然而動民而民不之覺煩民而民爲所用者上與下相近而無所閒隔於其閒也後世民既不能自通乎上而上亦不能取必於民然則爲之上者母亦惟安坐聽之而無容轉計矣乎夫天下固有自然之勢而斯民亦有自然之性情可以使之相維相繫而不必以上之法與乎其閒者則在重宗族而已矣古者先王之爲民也上使之統於君下使之統於宗故公劉之立國曰君之宗之而太罕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春秋督執

國朝文匯

卷一

二

國學扶輪社印

蠻子以昇楚楚司馬致色立宗馬以誘其遺民則當時民之依於宗者固可想見六國之亡豪族處處而有高祖代秦徙諸大姓齊田楚景之輩實關中以為強本弱枝之計自魏晉以來最重譜系朝廷立國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然祇以繩天下之人才以為中正選士之法而九兩繫民之遺意卒無講者今者彊宗大姓所在多有山東西江左右以及閩廣之間其俗尤重聚居多或萬餘家少亦數百家其耳目好尚衣冠奢儉恒足以樹齊民之望而轉移其風俗今誠能嚴土斷之禁重譜牒之業立大小宗之法以管攝天下之心凡族必有長而又擇其懿德之優者以為之副凡勸導風化以及戶婚田土爭競之事其長與副先聽之而事之大者方許之官國家賦稅力役之征亦先下族長族必有田以贍孤寡有墾以訓子弟有器械以巡徼盜賊惟族長以意經營而官止為之申飭其間凡同氏譜之未通者則官為通之單丁隻戶不成族者則以附於大族游寓之家其本族不能相通者則亦各附於所寓之地凡某鄉幾族某族幾家某氏附某族某族長某人歲貢簿以上於官夫使民反其所自生則忠愛出因于其同類則維繫固以族長率同族則民不驚以單戶附大族則民各有所恃詎非其自然之勢至簡之術乎夫以鄉遂聚民者聚於人也以宗族聚民者聚於天也聚於人者容或有解散之日聚於天者固無得而散之矣語曰百

足之蟲至死不懂斯固民所以自衛之方而即所以衛上之道也

遊說

古之時所謂遊之說者二焉有孔孟之遊有戰國之士之遊孔之周遊孟之遊齊探諸國曰以行道也以教民也然則如孔孟之人則有孔孟之遊苟非孔孟之人將不得為孔孟之遊乎則又不然孔子雖生知之聖然必如周觀禮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孟子七篇亦大都成於遊齊梁之時其論士曰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是故苟自命士矣則天下之理皆我所當知天下之事皆我所當為生民之故郡國之利病雖嘗得之于簡冊而苟非目稽口詢確然有得于其中則他日或當其任將遂有惝然不足之患此其道固非遊不可雖然今世之所謂遊則戰國之士之遊而已矣自天下兼并民無常產百姓交馳橫轡若鳥獸驚上之人不得閒焉而其尤不肖者則莫甚于士學校之員既增一縣之數無慮數百國家之科目既無以容又其人大都遊手空食更不能自為生計則皆從事于遊昌黎所謂奔走形勢之途伺候公卿之門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者其視戰國之士拔茅擢蘭且以為豪傑之士不可多得茲遊之途日廣而遊之事愈下于是好修之士每諱言遊矧少有志四方既長謂古人之畫雖嘗博覽徧攷時患抑鬱無以發每念獨處而無友則孤

國朝文匯

卷一

三

丙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匯

卷一

99

國學扶輪社印

說真

凡田有厚薄。上有肥磽。皆緣真氣為美惡。貴以柔之。無強紫。貴以豐之。無輕薄。使厚。過使和。真之利益宏哉。凡粟藏於周禮。雖見於諸家。種植之書。真之類。或以馬骨牛羊豬麋鹿。或以禽獸毛羽。或以腐案。以敗葉。以枯朽根莖。或以蟬蛻汁。以溝清泥。或以人溲及牛豕溲。其類根以蹟。凡人溲為大糞。餘為雜糞。江南水田。尤宜大糞。尤制糞多術。有躡糞法。有害糞法。有蒸法。有釀法。有煨有煮。而煮而灰。尤置灰處。或為池。或為厠。懼其毒也。為之屋。懼其溼也。為之板檻。凡用糞。有時與法。用之木種。尤曰墊底。用之既種後。曰接力。不得其時。與其法。則徒甚茂。而實不蕃。糞過多。則暖熱而殺物。凡糞具有畚。有帚。有杓。有杓。有畚。板。載真。有划船。有下澤車。凡糞蟲有蟪。有蜚。

靜觀齋詩初集序

余自納交於衆君淵甫蓋無三五日不過從過必淹時竟暮而發已兄自煙霜異同至天地萬物之理以及身心日用細故無不渾言極論其語在詩僅十之一二而

已。余于詩源流未嘗深究。又性懶廢不多作。作亦思淺力孱。無以窮萬物之情狀。間與湖甫觀省野物。浪莽邱墟。則稍稍從事。啞啞好為官。渺超脫之。既以自愉。悅兼亦自便。其疏陋。願湖甫反愛。好余作。當即余之所謂。官渺超脫者。為之想。像。摹。寫。其意。境。每。一。篇。成。即。示。余。余。亦。時。和。之。至。其。刻。畫。清。微。澄。茫。風。露。之。和。則。湖。甫。所。獨。得。雖。使。予。握。管。數。十。年。不。能。到。也。嘗。以。詩。文。一。道。必。其。中。有。為。之。所。者。而。復。肯。之。以。出。自。有。一。種。精。神。命。脈。不。可。磨。滅。之。處。而。此。為。之。所。者。非。有。得。于。天。人。性。命。之。機。則。源。不。深。非。瞻。觀。於。萬。事。萬。物。之。理。則。氣。不。清。非。積。千。百。年。治。亂。興。亡。之。跡。與。聖。賢。豪。傑。所。以。撫。世。酬。物。之。道。則。識。淺。而。力。浮。具。是。數。者。而。或。得。于。天。者。未。粹。於。倫。理。名。物。無。旁。皇。周。旋。一。往。不。自。己。之。情。則。見。于。詩。若。文。必。有。嗟。然。不。滿。之。思。發。其。事。雖。小。道。每。與。孔。門。之。一。貫。子。與。氏。之。養。氣。集。義。動。相。關。係。其。為。之。所。者。既。已。旁。礴。鬱。積。流。行。而。不。容。已。則。雖。為。章。小。醜。亦。無。不。挾。全。量。以。俱。凡。余。與。湖。甫。三。數。年。所。相。與。深。言。而。極。論。者。要。不。越。此。湖。甫。為。人。篤。摯。純。茂。氣。清。而。心。夷。平。即。之。淡。然。泊。然。久。而。彌。可。愛。悅。其。為。之。所。者。蓋。已。不。啻。浚。其。源。而。疏。其。派。其。自。此。汜。濫。浮。蕩。納。百川。而。放。四。海。沛。然。其。孰。禦。之。則。視。今。日。之。詩。誠。不。知。其。將。幾。變。而。復。止。顧。其。刻。畫。清。微。澄。茫。風。露。之。和。則。生。得。之。于。天。雖。使。誘。之。以。千。駟。劫。之。以。威。武。求。其。不。如。是。而。不。可。得。也。湖。甫。既。自。綜。其。數。年。之。作。為。靜。觀。齋。初。集。而。問。序。于。余。余。特。明。文。章。總。會。之。故。如。此。凡。吾。黨。之。士。讀。湖。甫。詩。其。亦。知。所。從。事。哉。

# 國朝文匯

## 卷一

四

丙集

送張湖甫試禮部序

今天下大弊。在名實之不處。上之所以求乎下者。未嘗不以實也。而下乃厚冒乎至美之名。以應其上。夫使相與為名。則猶可苟且。以致治。最可患者。特名之掩覆粉飾其外。而內緣以為姦。及其後。天下既已忘乎其名。而苟有為之詰責者。則猶將持空名以相拒。而上卒無如之何。制舉者。人才之所從出。而國家治之源也。中年而考校三年。而賓興。問所以取之者。四子也。六藝也。名美矣。盡矣。然今天下之取士。有試之法。而無教之法。學使秩尊。與士既睽隔。不相通。惟憑一日之短長。以為棄取之。而教之之法。第微寓於棄取之中。夫不教之於始。則所以取之者。亦倉猝而無以自信。雖充辭之知人。吾恐其無以得士也。若夫學校之官。闕茸猥瑣。無一能舉其職。而碩碩嗜利者。比比也。然而為學使者。率知而不問。夫以學使之尊秩。而所以謝國家者。止憑此一日之棄取。無私而苟焉以安。則夫學校之職。無一舉者宜矣。然則天下之大。故可知已。上之所以取士者。亦第以其名。而未嘗責其實。則士無不可冒焉。以為應。其一二矯矯自命之士。不安於所習。則又以向之不棄教。不棄學之故。一旦

置之紛劇。遂眩掉迷罔。而無所措其手足。一跌而敗。則夫冒焉以應者。皆將引為炯鑒。而其習益堅持。而莫改。嗟乎。庸庸者不足責。吾惜夫賢士大夫。能自立不因循者。而亦託乎中庸之途。第當官以應也。雖然。固亦有使之然者矣。一在文法密。一在忌諱多。天下之事。自六曹以下。至州縣。一吏吏居於中。鈎考密比。則雖命世之本忠。誠。鉗制而無能轉手運足。一試所欲為。故方其為士也。以忌諱之故。不使一言之得。及於時義。及其任事。又不使一事稍軼於格令之外。一或不然。吏議隨之。不以為好事。則以為疎。逃然則昂昂乎。冒焉以居者之多也。故愚竊以為為今之治。首在省虛文。而盡名實。使名不得以相冒。則其實亦不得稍軼。而制治之源。尤在制舉。一舉制舉。則其餘將次第以舉。而所以教之之法。自四子六經外。必以天下之務。使相講求。庶乎一旦居位。不至眩掉迷罔。而為吏胥之所制。我友張湖甫。蓋亦未嘗切劘於世事者。於時計皆北上。恐其得一第。而以政舉。猶夫世之人也。作制舉論以贈之。

書魏叔子贈張湖甫論後

# 國朝文匯

## 卷一

五

丙集

下之人。漢為各不相屬。於是國家之事。無一可為者矣。明自正嘉以來。講學之風熾。聚門徒立會約。所在多有。迨嘉烈兩朝。朝端之持論。草野之清議。輒輒為必不相下者。蓋嘗當年講學之遺。雖經刑獄殄滅。而國破之後。為之殉者相屬也。所謂國有與存。必有與亡。詎不信與。今天下非無士也。自公卿以至布衣。自一鄉一邑。以至四海九州之六。各懷其私。各顧其德。泛泛焉如秦越人之相值於中途。若皆將解纜以去者。一事之來。壘斷而望。可左可右。如跼蹐而趨。可入可入。極其陰陽向背。進退趨避之術。以幸苟免於斯世。蓋以漢唐宋明之所謂朋黨者。至今而靡然清焉。然而國家亦究何賴哉。今夫鄉曲之士。苟或有以道義相劇切。相稱引者。皆將加以標榜之行。朋黨之目。然則士之處此世者。豈不難與。獨立不懼。遯世元悶。不見是而無悶。古之君子。固自有以處此者矣。

記收書目錄後

自漢氏復二千餘年。儒林文苑相望而起。雖其間遞興遞衰。莫不有一時風尚。以成其所學之域。而惟宋人之學。為能直接三代。聖賢統緒。士生其後。得有所持循。而不惑何其幸也哉。國家承平後。國初諸儒。頗亦稱盛。越則梨洲。吳則亭林。俱以宏博之學。首開風氣。然于有宋諸君子一轍之學。已不無少差。而西河之徒。又妄拔其泛

滋之所得。集天子紫陽閣卜筮。號先天而易本旨。尊小序而詩雅鄭箋。尊小雅于六書訓詁。而以聖門孝弟謹信之成法。為不必講。歸學庸于小戴。而以大人知本誠身之學。為不足求。自是厥後。設經訓者。遂分漢宋門戶。而專以攻宋人為博洽。浸淫至今日。而其禍烈矣。穿鑿于故訓文字之微。張皇于名物器數之和。鄙理學為空言。斥廉恥為小節。嗜實利。競功名。以便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班氏所訶為利祿之塗。然豈不信歟。大漢人功誠不可沒。蓋固以其抱殘守缺。而有待乎後之人。是故宋人之功。漢人之功也。尊宋乃以尊漢。譬之稽田漢任其開墾。而宋其斂穫。今乃舍粒食之功。而自莽滅。號曰末。所謂開墾者事之。亦可怪甚矣。璠自十七八歲始知誦讀。家無書籍。稍稍從賈客購。則宋人著作。價值極廉。而時賢解經之書。往往兼金不能得。自某年約所收數百卷。皆賈人以為陳年故帙。而無人過問者也。嗚呼。俗學之深。錮與夫功利之甚。固非聖賢之說所能勝也。抑天人之際。盛衰之循環。要亦不得不然者歟。聊志于此。以為自厲之道云爾。

國朝文匯

卷一

六

國學扶輪社印

方操縱之術則聖賢豪傑之所為下視姦雄巨猾其道常無以異蓋天下之大古今之變莫不有勢而當其勢之未成又莫不有機機動而無以應之則逆進而為勢至勢成則雖極天下之大智大勇將適為勢用而不能以用勢故聖賢豪傑必爭於勢之未成而力扼之勢不變者也機至變者也願聖賢豪傑之視機也至變而實不變而其視勢也至不變而實可變大何勢之不變而可變機之至變而不變也曰吾制之而已矣制勢在機制機在吾是故吾可以變機機可以變勢然而機之來如兔起如鶻逐如鬼神之不可端倪是故必應之以速而持之以久三代之世不得而知之矣以伯者論晉文之入國也晉之勢稍替矣乃一年而納王又二年而圍曹伐衛遂與楚戰于城濮君臣之間反覆計議若深恐不得以一戰者楚莊聞晉盟之不君蓋無歲不用兵中夏後遂入陳入鄭戰於郟而楚遂以霸秦穆之伯西戎也此歲三伐晉卒之取王官及郟地封殺口還此三君者皆不必有可乘之勢而為之敵者又皆與我共天下之勢之人是故必犯天下之險不顧勞民黷武以力圖其所難而秦穆為機既失勢既去顧猶持之以忍力爭之以必得則天下之勢吾與人猶各得其半且夫天下之事先乎其易則無易非難而先乎其難則難者亦易然欲圖乎其難非神速不足以得其間非堅忍不足以持其變此聖賢豪傑之不階尺土而因以坐

制天下者也。漢高祖之於項羽也，屢戰而屢敗，顧不以稍挫已之國漢中矣。以韓信之計，即決策東觀，既已割鴻溝，分天下，解兵而歸國矣。以留侯陳平之計，即遣兵追羽，無他勢不可止而機不可失也。元武昆陽之戰，諸將皆惶惶，卒以數千人破百萬之衆。唐太宗之克宋金剛，一日夜行，工百餘里，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其國王世充於洛陽也，將士皆疲敝，思歸。實是使將三十萬衆救之，而太宗顧喜，以為旬日間，二主可就縛。是故先主不取荊州，而漢室遂以偏安。諸葛不用魏延之策，而祁山卒以無功。夫二人者，皆智略豪傑之才，然而機偶一不審，勢偶一失，即終其世無成。雖然，則運用之方，操縱之術，豪雄巨猾之所以必爭，即聖賢豪傑亦詎能有以易之哉？是故齊桓之作內政，寄軍令，隱忍不即發者，以時不能適有伯，而機未可乘也。趙充國之持重，以殊方遠域，勢在人不在己也。韓范之于西夏，不即戰者，以大臨小，所謂勝之不武，弗勝為笑也。是皆不可以概論。然而謂聖賢豪傑之所為，與豪雄巨猾無以異，則又不然。弟固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心術也。至誠以結天下之心，先聲以聳天下之耳目，固而存之，以示其不可搖；神而明之，害然而下，截然而止，以明其不可測。此無他，我之所以乘乎天下者，機與勢，而我之所以舉天下者，氣也。氣與心術相為用，苟非氣，則我亦曷能致是心于天下哉？弟默觀往籍，深察事理，竊見聖賢豪傑用世之

國朝文匯

卷一

七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匯

卷一

|   |       |
|---|-------|
| 7 | 1.1.8 |
|---|-------|

國學扶輪社印

富順海霞書

接讀手書。忽然有久之深悔。根柢不純。空氣未除。而出言太易也。既得兄之痛辨而折衷之。則僕之言正如大黃附子經雷公之炮製其毒既除。則其爲功於痺痿緩最之疾頗亦不少。安得與兄將天下事一論之。如腹中應聲蟲看是何方向。樂所制也乎。夫聖賢豪傑森雄巨猾之所爲。如冰炭之不可同語。如鳳皇鷹鷂之必不能同類。此何待于辭費。而先儒之說聖人也。於夏商革命之際。每有過于迴護之語。如所云天命一日未去。則猶一日是君臣。僕蓋嘗深思聖人之心。而熟察當日情事。未嘗不深致疑。而歎其難言也。夏自后相徙居商邱。而湯之所起南亳亦在今河南歸德商邱縣東南四十里之境。後都西亳則在今河南偃師縣境。初征自葛。則即今歸德寧陵縣境。是湯即用兵于王圻內也。或謂葛少康叛桀。在葛鄉。今鄭安邑城合或謂葛少康叛桀。在葛鄉。德算陵縣境。是湯即用兵于王圻內也。或謂葛少康叛桀。在葛鄉。今鄭安邑城合或謂葛少康叛桀。在葛鄉。德算陵縣境。是湯即用兵于王圻內也。或謂葛少康叛桀。在葛鄉。今鄭安邑城合或謂葛少康叛桀。在葛鄉。

應越海所以破之則衆不文王自受命專征伐書大傳曰一年斷虞芮之成二年伐  
邦三年伐密四年伐大戎五年伐查六年伐崇而史于厲內實成之後曰明年伐大  
戎明年年伐密須明年賊者國明年伐邦又明年伐崇至戡黎之役史記即指者國而

金仁山斷以為武王黎即今路州黎城去商都朝歌三百餘里是亦用兵于王圻內也周即受命為牧伯顧景年征伐且觀兵于王囂聖人不顧形跡不避嫌疑爾爾邪亭林謂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符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字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然則形勢之說聖人有不能不講邪僕誠不敢以此疑聖人心事然其間恐自有說不必如世儒之謂時事迴護也太公之告武王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復謀者亡時難得而易失夫聖賢之所謂時者即謂天人之合應詎如漢魏以下乘時觀變坐制天下之事然以紂為天下通逃主萃洲觀則郡國之黨紂惡者必多觀後日三監流言多方蠢動者且半天下則使武於此時還回不進將東方之師且有觀變而起者恐未得以天與人歸之空理應之也然則乘時度勢之道雖聖人亦有不能不講者耶朱子之言曰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摺一掌血又曰聖人斷不肯半上落下如夫子憤憤便忘食樂便忘憂僕東性優柔隨人潦倒二十已後始稍稍思自立觀諸儒先之言求聖賢之心而得其用力之方每一事至立與剖決即立與酬應每一念起痛與辨晰即痛與掃除第苦氣質庸懦雖有所見而不能自實其言然以是知應之速持之久豪傑事功由此聖賢學問亦由此其關鍵似未嘗有二也僕前書意亦本此願言之不盡

國朝文匯 卷一

八

丙

國朝文匯

竹坡圖記

余端居多暇常獨走蒼莽喜得嘉木美陰傲睨自逸而一隅之區慮不能極所往東回俯仰而卒無如何然嘗登高以望見有蔚然深秀心開目明而邈然起山林之思者則董君之竹坡也竹坡地不能五畝亂石叢篠喬木十餘章掩映虧缺其中老屋數間落落而已而董君奉親讀書於其間益君子將以適性命之情優游物化滌蕩塵累則必求寬閒之野寂莫之濱以善其神而養其趣易所稱親上親下各從其類之道也余嘗與董君凌大江攀鍾阜覽六代之墟隨其所之磅礴恣肆而不能已今乃偃然退休于此似若無所取於世而自處也隨然天地之廣博萬象之紛囂江河之流日星之麗俯仰即是而無所於隔則其意常若有餘於所居者陋乎哉莊生之論逍遙遊也夫適九萬里者與一枝之樛而致而異之而孰與誠吾董君之趣也乎董君又語余曰竹者虛也坡者下也虛且下遊志之說也此吾之所以樂乎竹坡也此其飲乎有以自處而油乎其未有所止又余所不能境已於是攜書抱琴而往

懸乎竹坡之上以覽所為竹坡圖卷為之記

賀烈婦傳

余家區區之濱其南數百步古木蒼然下蓋有錢烈女家焉友人張淵甫嘗來予里秋高風烈輒相引肅拜其家俯仰咨嗟不能去淵甫又為言賀烈婦吳烈婦事烈婦事甚悲賀吳皆嶺南人而李高程南潯人也且曰吳李尚矣賀則婦而女者事尤奇子不可以不盡烈婦陸氏幼失怙恃年十二養於賀夫邦達得瘵疾延數載且危賀翁信術家言扶病者咸齋廟邦達實不能昏也踰月竟沒人謂翁曰女雖貧實女也且而族微無可為若祠他日納塔庶兩老人有倚乎烈婦聞之泣曰若然妾死決矣於是遺姻族至邦達靈拜且哭曰妾生為賀家婦死為賀家鬼有渝斯志天地鬼神共殛之幸為妾書於紙息眾議於是翁姑哭失聲眾皆泣具書之以藏於邦達栗主背珊閣之正襟起曰嗟乎烈婦殆可以節終矣淵甫曰雖然烈婦死矣烈婦有女兄時適之往往即歸一日語姑曰妾時時夢死若昨適姊氏又夢之豈死者常隨我邪與死者隨我我隨之頃之闔戶自經死時嘉慶辛未四月十四日年十有八距邦達死方二年人謂烈婦不死數年矣何遲之遲之而卒死也或曰先數日蓋有以前議進者此烈婦之所以死也然則烈婦未死之前豈一日忘死哉錢烈女在明萬歷間距今二百餘年而諸烈婦相望而起賀氏以婦而女事尤與錢類其區區三萬頃其磅礴鬱積澎湃怒號之氣將必有所發而乃恣鍾於婦女宜乎磊落奇偉之士之多得也悲夫

國朝文匯 卷一

九

丙

國朝文匯



禮郊特牲云一與之禮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按婦無二適之文固也男亦無再娶之儀聖人所以不定此儀者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謂庶人不行禮大夫不懷刑也自禮意不明苛求婦人遂為偏義古禮夫婦合體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義無涯涘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魏志鍾繇傳云子毓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繇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諉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北史李繪傳云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北夢瑣言云士人女即無改適之禮然宋濮王允讓仁宗時知大宗正事故事宗婦少喪夫雖無子不許更嫁允讓曰此非人情乃為請使有歸檢禮志十八云治平中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縣以上即許為婚嫁熙寧十年詔宗婦非祖兄以上親與夫離再嫁者委宗正司審核其恩澤已追奪而乞與後夫者降一等尋詔宗女母得與嘗娶人結婚再適者不用此法是女再嫁與男再娶者等元史列女傳云鄭州霍尹氏夫死姑命其更嫁尹不忍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為非汝何獨恥之尹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耳姑不能強此則婦人之節男子所不及其再嫁者不當非之不再嫁者敬禮之斯可矣

國朝文匯

卷一

十二

丙集  
國學共翰社印

黃河北徙議

丁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中旬黃河盛漲水溢淮郡城距河四十里許居民惶懼思為遷避有問計於余余曰無患也余循行黃河大溜在北河沿將北徙矣已而河決桃源之東興沖六塘河直達海州下注於海而舊黃河遂成平陸識者有謂當因其衝決而北行有謂當復其舊道而南行余謂河之徙而北也天為之也順天之為因勢而北入於海此為順水之性若逆其水性過之使南其患有不勝言者矣且河自直隸河間屢徙而南其後徙河南奪汴徙江南奪淮而河之患甚劇明代河臣不得已用蓄清刷黃之計使河淮并流而入海除其害而轉得其利此權宜之功法非長久之良圖也今幸際河徙而北河自河而淮自淮因北流之衝由海州以達於海而以舊河注淮由安東入海以復淮水之故道此天之所以福斯民也古稱江淮河濟為四瀋清者獨也河淮獨流入海不相合并此即復古之漸前代河臣所求而不得者也蓋河自宋紹熙以後決而向南至明宏治開入淮南徙二瀋合一失其獨流之性黃決淮以肆其虐運會之變已極物窮則變變則通則久河之幸而北徙因而導之此長久之至計也曩時大河經流在淮安郡新城北門今故道尚存萬歷間草灣河決北徙入海而郡城之經流日就湮塞河之北徙不自今日始也昔之徙而南也未有能強之使北者今之徙而北也又焉能強之使南乎河既北行適當衝決之處已有中泓增卑培護此易為力也若必欲修繕故堤仍其舊道河身日淤已有中滿之患即使堵塞決口引河南流恐塞未久而必潰以中滿之河而逆其性以行之其為潰決必矣議者又謂改河北行經費甚鉅余曰今之河徙而北也非改也因也浸假河不北行而欲改之使北田廬墟墓廢成巨浸無論其不能改縱令能改民必激而為亂有是政乎今則河之自徙也衝決北行奔騰下注善行水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行其所無事而河之患可弭矣且較前此之行水迂直較省二百里此又易為力也東此易為之時而不為猶復徂於目前強之使南尾閘不能暢消而專治其腹其塞決必難矣即使幸而塞決河仍清出北徙勞費甚多歸於無用其為經費不更鉅乎故順之使北似費實省一勞而永逸也強之使南似省實費徒勞而無功也余嘗蒙堰時之決在道光四年洪湖出水幾涸此余所目擊者也舊時之堤堤高在水

國朝文匯

卷一

十三

丙集  
國學共翰社印

中砌石是以灰漿難固工不堅牢若能東此湖涸之時大修石工砌成坦城則高堰永保無虞惜當時失此機會不為長久之計而湖之患終不可弭今日之河決猶前日之湖決禍也而福基於此善用因者因禍而為福河既北行則淮揚永無後患百世之利而生民之福無窮矣然留花之言未必為當世所採而大河之性必將徙北

書包倦翁安吳四種後

即過之向西南河終徙而向北而余之言又將不幸而中矣故備書之以為後日之驗  
倦翁與余交契三十年既成安吳四種亟寄一部以示余余讀其文激宕道美其數  
陳劉切實經世之言有補國計民生不為空疎無用之學近儒之魁士名人也余獨  
惜其好言利以貽無窮之害倦翁好奇人也以好奇之過致為大言營壘成法變吏  
傷章務為可驚可喜之論以炫世駭俗而不意其害之至此極也夫漕運官鹽國  
家之法也積久行之不能無弊我當其通行之時國用殷富民生裕庶利與弊相  
乘未見其害之甚也倦翁必欲變漕運為海道鹽官鹽為票商狙目前之利馴至海  
運棄引既成而漕艘鹽船水手捆工數十萬之閒民數數無食其勢不為盜賊不止  
於是揭竿亡命之徒乘間而起蹂躪數省焚掠累年而未已向之所謂利者已付無  
何有之鄉而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其始言利之計始於一二書生久之浸淫幕  
府為大僚者遂功利之近習味經世之遠圖誤信而強行之務隳舊章破敗法製已  
成不可收拾之勢而國用民生交受其困及乎賊氛既熾民之傷殘至酷豈非人事  
使之然哉嗚呼讀書不過聖賢經傳便成名儒謂能得海外奇書者妄也治世不過  
古今成法便為善俗謂能建當時奇策者尤妄也孟子首戒言利率由舊章今之人

國朝文匯 卷一

十四

丙集 國學扶輪社印

致劉楚相書

楚植我兄閣下昨閱邸抄知閣下已移任三河繁曠之餘論語舊章猶能著為理治  
否弟近就鹽城書院之聘校士餘閒頗以讀書為樂三禮略有成書近且從事於春  
秋古傳杜預為義賊之徒故注中多黨亂之言大有害於人心世道弟近著左氏墓  
法已力斥其非又胡傳喜言空理略近迂談在胡氏處偏安之日言之未為無裨然  
以之為春秋本義則未必然且雖錄三傳亦無家法弟近亦作書辯之俟書稿繕清  
即寄上矣弟要頓首

基水源流辨

常大相

蒸國衡邑巨浸也源出邵陵邪蓋山水經已詳言之而邪蓋所在言人人殊楊志及  
高泰原論皆主邵之仁風鍾黃帝嶺通志及寶慶府志皆主邵界之中鄉大雲山分  
縣志載二水清源乃據文學馬清言以為在耳石嶺率合水經邵陵界界字且謂  
仁風之水固小僅前之水尤小當蒸已成洪而旁注之不可為蒸之經流是蓋未嘗  
親履其地而徒憑臆揣耳夫堡前之水從大雲山來會金石塘水至上沙江入蒸誠  
小而旁注矣然大雲山別有一水自佳木嶺逆流至靈官廟入耳石嶺河流雖小而  
有源耳石嶺河雖至黃龍潭水已大而實無源無源之水豈可據為蒸所自出若  
仁風河自黃帝嶺嶺冲巖發源北流僅里許至上沙坪與雙板橋水合流東下已具  
汪洋恣肆之勢安得謂之小乎又安得云不可為經流乎且仁風水程較遠十里有  
奇巖水可溉田百餘畝其為蒸水之源彰彰明矣而數千百年陵谷遷變疆域殊移  
則水經界字之不必復泥亦可知矣至邪蓋名目黃帝嶺九峯疊下其形如蓋大雲  
山亦然土人均以此相呼耳石嶺則平如何葉初無此形名也由是觀之則蒸有兩  
源一出佳木一出黃帝嶺其殆若大江之源於岷岷矣乎

國朝文匯 卷一

十五

丙集 國學扶輪社印

祭韓縣令文

穆穆伊人弗靈發祥應期誕德溫敷肅良宅心道秘體微知享金昭玉粹文以化光  
和順內施勞謙靡已方風晦諫諍略卓峙味道所幾慎終如始食曰休哉南國之紀  
弱冠冠翼強記治聞天才博瞻學綜該明飛辯橫流曜日光新擢應嘉舉騰騰風雲  
學優則仕懷惟蘭闥撫同上德惠訓不倦元澤旁流仁風潛扇允迪大猷 皇情  
是眷父憂去職喪過乎哀經恩山河泣涕如頽哀風興感行雲徘徊孝齊齊聞邇無  
不懷其在先生還守郎臺棄官從好游目典墳結志區外解體世紛雅賓自免曾何  
足云念昔宴私旨酒盈樽微風動袂朗月照軒此離之人孰能飛翺兒長離子思  
罔宣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齡長保天祚弗應弗圖乃履乃疾昊天不弔景命  
其卒魂兮往矣與世長乖孤嗣在疚號慟崩摧邦族揮淚撫撫盡哀就羞野真申酌  
長懷余以頑疏清望攸失俯感知己湛然自逸矧伊燕婉肆於百里潘楊之時有自  
來矣承諱切怛涕零沾襟汪汪軌度恂恂德心嚙昔之游分者情淡舉聲增痛哀有  
餘音焉乎哀哉元首未華黃金難化挺隄既開朱軒靡駕東首坐園即宮長夜故陳  
真饋芳馨永歎

武林崇祀諸賢錄者汪子家禧所纂之書也考之祀典禮有釋奠先師之文傳曰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故後世有鄉賢名宦等祠漢孔融為北海相以數子欲祀於社顧川太守朱寵立許由廟其鄉賢祠之始乎漢立新息長實鹿廟後江縣有陳留王子香祠其名宦祠之始乎武林孤山舊有名賢祠詳相國黃公機碑記金沙江有正氣先賢遺愛三祠詳兩廣制軍阮公元記蓋即鄉賢名宦而更其題榜者也諸祠自修葺以來三四十餘年矣不免有傾圮朽腐之虞於是郡中諸君子竭力修治傾葺櫛櫛汪子乃歷考諸賢之姓氏爵里與其平生之言行為一書諸君子將付剞劂氏鐫寫成編而何子元錫適余於吳門寓館請為之序余惟崇德報功者先民之鉅典修廢舉墜者後起之責咸況此一書中其忠臣孝子彪炳千秋莫不聞其風而興起也其鄉先達之流風餘韻莫不薰其德而善其行有司之澤加於民莫不欲作甘棠之頌勒去思之碑也諸賢之卓卓若此雖在數千百年後數千百里外尚有時地不同之感者況其在桑梓間乎今諸君子既崇飾其廟貌汪子復纂錄其言行將見春秋二祀陳俎豆而肅衣冠者咸有維持風教之心讀是書而論其世者咸有廉頑立懦之效則此一舉也其所係豈淺鮮哉余因之有感矣汪子獨行君子人也平生無所遇合又未得中壽蓋為長逝反覆是編其能無人琴之痛耶倘異日得附祀諸賢之列且得附錄其言行以垂不朽是則後起者之責也是則何子與余之所深望者也

國朝文匯

卷一

十六

丙寅年

松陵見聞錄序

我邑有志肇始於前明成化中葉景周之吳江縣志嘉靖中有徐魯庵志國朝康熙中有葉橫山志後有錢上沐續葉志雍正中析吳江之西境為震澤縣故乾隆十二年沈果堂所修有吳江震澤兩縣志以葉徐葉錢四志頗稱典核用為稿本其列傳都本潘力田之松陵文獻他如史西村董蘭基屈駿聲三志間亦採擇焉嘉慶元年唐陶山師宰吳江欲修兩縣志設局於笠澤書院延邑中諸君子纂輯余亦撰沿革貨諸志人物諸傳存局中未幾陶山師量移他邑事遂寢顧自乾隆十二年至今七十餘年矣其間人物之可傳者正復不少至於年歲之豐山水利之廢興學校城郭塘路橋梁之修治亦當大書特書者若不亟為紀錄必至湮沒不彰也於是咸澤王旭樓從事毅然以纂述為己任遂乃發凡起例自職官科第貢舉屬辟政績孝義儒林文苑與夫列女方外軼事叢錄以至補遺訂謄詩文題跋之類無不兼採並錄隻字不遺其引用書目自歷代史鑑名人別集與夫各省通志郡縣志多至數十

百種晨夕披閱凡數歷寒暑數易稿而成繕寫既畢屬余為之序余開楊升庵王弼州之言曰志乘史料也作史者必先博覽天下之志乘曲證旁通以成信史則志與史實同源其源者也此書不曰志而曰見聞錄者蓋取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之語折衷確當而錄之耳他日有續修兩縣志者能不藉是為稿本耶余與旭樓累世通家又重之以婚姻素志其博雅好古精賞鑑工詞翰此書出當與松陵文獻並傳不朽必無疑也

平望志序

丙辰冬江震唐張兩邑侯延邑中諸公纂修縣志設局於笠澤書院以余能於靡邑中文獻亦遣使相延余曾有志續松陵文獻而未逮僅以先君子所續潘豈凡楊貞木平望志稿而增輯之若纂修邑志則未能勝任也請辭而使者再三余因思修志盛舉也江震數十年來其人文之發越足為邦家光者不少姑述耳目所聞見者以備采錄亦足為發潛開幽之助於是輯疆土營建藝文諸志人物諸傳月一至局未幾而唐邑侯量移他邑事遂寢惟時吾里諸君子侯觀新志廣拭目焉不圖中止復相率謂余曰邑志未成子當亟成平望志以副厚望余亦欣然自任但恨家少藏書不惜一紙之費借證旁引凡百有餘條而雍正中鄒志及公輯志亦備參考焉

國朝文匯

卷一

十七

丙寅年

諸志所錄碑版之文頗多差謬則案筆就碑下較勘其中典故未詳者則偏考庫書註明出處編者正之疑者闕之闕者補之冗者汰之當其校讐故開括毫摘錄時雖號寒啼飢之狀催科索逋之聲雖沓於前不顧也如是者四閱歲三易稿而其書始成余聞潘楊之為志也以杖履之餘暇留心著述又得史義難題素民沈微仲李龍儒輩為之采訪而詳核故其書足以信當時而傳後世余於窮愁潦倒之日以一人任之雖文詞不逮潘楊而編輯之苦心不啻倍於潘楊也他日吾邑志之修當不終廢或有採風之使聞斯編而訪求之將吾里人文堪藉以不朽而先君子暨余小子胥得附名於書目之末不亦大愉快者哉

楚彙疾論

趙坦

楚康王將殺令尹子南告其子彙疾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汝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彙疾繼而死說者謂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君臣之義失矣余謂康王之失不待言若彙疾之忍棄其父則逆理之甚春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當康王之三泣而告之也夫豈不欲彙疾之諫其父乎夫豈不欲子南之聞諫而改悔乎為彙疾者宜泣且言曰臣當諫臣父諫而不納臣死且無悔吾意康王必不拒而弗許假令彙疾既告於君遂諫其父子南翻然改悔屏去觀起飭躬修行則彙疾之周旋於君父間者忠與孝俱盡而無憾奈何計不及此而徒以洩命重刑為說耶或曰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子南之泰侈復諫不聞可知矣彙疾或已諫其父而不納歟不然何忍出此曰否使彙疾曾諫而不聽亦當白於王曰臣數諫矣未之有改臣請以死諫因自殺而遺書以達其父子南之泰侈其少已平此其事觀絳行之史魚行之獨不可行之於彙疾者吾不信也且子南既葬彙疾亦繼與其死於既殺子南之後母若死於子南未殺之前死於前猶可冀子南之一悔死於後反獲一不孝之名而使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又曰彙父事讎吾弗忍也其與守匹夫匹婦之惡而自殺者何以異故君子之於死生之際危疑之地必思之至熟而後行然非平日折之精而持之密則又無以達乎變機而應倉卒之變若彙疾者其時此乎

國朝文匯

卷一

十八

國學扶輪社印

城南古蹟記

郡城西南隅鬱然深秀而高出於埤堦者為雲居山由清流城陰而上地漸隆起康熙初吳慶伯居於此慶伯名履祥以博學鴻詞徵不遇藏書萬卷皆手自點勘其上為莫漱叟先生宅士之讀書者古者多宗焉又上為袁謝庭故居謝庭名形以書名西下為黃泥潭秋水一泓叢生蘆葦蒼茫清悄迥異城郭折而南為查伊瑛別墅即世所稱識大將軍於微時者也其亭館花木皆極一時之勝後舍宅為庵曰真修再上為鐵冶嶺曰鐵崖有圓阜廣數畝登之則湖山盡入望中昔人於此發地得石碣曰楊鐵崖讀書處國初吳求履居此求履名履有至行旁為朱鹿田宅鹿田名履以詩名南為李氏園又南為楓嶺折而西為雲居寺寺為元釋中峰道場手寫像及麻鞋屨至今存焉吾家文敏公為書懷淨土詩刻於石寺巔為超然臺遺址下為三佛泉寺門面城而立危石磊砢兩兩相倚者六曰三台石其右為眠牛石牛作昂首狀而折其左角其西為磨石象峰乾隆間柳德洋教弟子於此從游甚眾

因作亭以憩行者榜曰嶺上多白雲自清波而上游者多在湖光山翠中至此亭則山分路平下瞰城市晴江淨機越山隱見又從反照中別展畫圖矣嘉慶十四年九月戊午朔記

煙霞嶺遊記

煙霞嶺南山之長也秀氣磅礴蒼松蔚然晨光夕曠煙浮霞映彩錯繡編天成圖畫其地多勝蹟而發峯巒遊者罕至歲丙午孟春友人李青相及其從子映衡齊志幽探招余偕往遂小憩石屋指煙霞而進影馬其上石磴陡削苔華潤滑芒屨不留行于連平處得小寺曰清修荒寒特甚獨寺後危石一林秀疊數仞竹箭搖風綠逸有欹左則嘉樹青藤深鬱密作帷蓋形遂乃藉草靜對巖隙懷若海神悅心清起繞寺右潭得龍泉峰為象鼻巖白佛手井號上亦莫不沁潔奇幻克肖其名而古洞中釋像列錫又各示我勝相曲折西上徑忽綫微仰睇嶺脊境益幽異因相與鼓勇而上雲松疎疎疎疎陰涼覆俯瞰陵巒環青拱翠嶺脊正中若受展謁然他若湖光江影越山煙渚遠近參差相映帶始知山深則景奇心一則境闊人不精造安有得耶俯仰久之嘯歌而下時則斜暉欲集松色蒼茫煙霞在望矣

雲陽洞北小港記

國朝文匯

卷一

十九

國學扶輪社印

自雲陽洞口北行四十步得小港港之上芳樹叢生涼飈低陰港水得樹陰綠淨沈深隨風搖漾沿港而西竹籬映水古屋參差時疏雨乍過新荷解籜簫聲微聞人語不傳惟聞山鳥喚晴草蛙鳴動而已村之側有山山有石峰如覆鐘鼎石其上若暴局然俗名盤盤山間嘗考之殆雲山爾其峰巒慶忌塔之址也斷心湯錢唐縣志云寶稜之支為雲山有慶忌塔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云前有石池深不可測今山形與志語印合昔人洵不余欺也峰之陽不數武下視懸崖百尺石壁繞池壁如玢池如鏡如磨初欲探遂徇崖而下臨水坐坐甫定忽有聲自壁內出各肖其人之聲同遊人相顧錯愕始知陸士雲所記小語小隱疾語疾應譁然叫喚答響滿野駭疑景况語極真也隨山東折即港之陽土阜隆然起者為金祝墓其廟在港南小溜水橋上嗚呼昔年血戰之地今日徒見山高水深惟留此叢祠報賽奔走野老村童其亦知勤事之酬耶為誦詩曰小步蓬散明社火大招風雨下靈旗太息而返

丁魯齋先生傳

先生姓丁名傳字希曾號魯齋錢塘人處士敬身君之次子敬身君能詩工篆隸往來皆名將先生少而穎敏獲聞緒論旁搜博覽無不通貫尤邃於經弱冠諸生屢試不售游閩游粵皆不遇既歸益研經術到則扶藜穿穴爰與不束縛於漢魏諸儒

之說故所著多峻險奇聞見者皆服當作三代姓原其略云夏之姓姁姁以篆文作龍蛇之象龍蛇者水象也禹治水地平天成故賜姓曰姁漢人好談讖緯多尚怪僻乃曰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姓姁意欲神其事而反失錫姓之鉅典矣商之姓子者人子也契為司徒掌五教人倫之間先動以天則教也神天倫之中又先之以子子職則教也隨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莫不從人子起也子職盡則四者自盡矣是故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不順乎親者不信乎朋友父母順者必妻其樂兄弟貧者領提綱未有不先乎子職者契之教教者先乎子故其錫姓也亦以子如云契之母吞薏苡而得子故姓子彼夫沃民所食且有鳳之九矣何以沃之民無姓子者乎又史記黃帝者簡狄一人呂覽載者有娥二女或曰臺居或曰潤浴好事輩且中心疑而其辭支余何庸辨周之姓姬即姬字之省也當洪水橫流之時草木暢茂焉得五穀以養萬民稷自蜀山克就口實及使教稼種黃茂於豐草若有相焉者廉也拒枉皆天降之嘉種噫異矣帝曰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而難食鮮食之民莫不鼓腹而遊含哺而嬉故曰頤者養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者也周禮饔人掌共饔飩而故書饔作饔從臣爾雅釋宮東止謂之宮李延曰宮之為言頤也養也宮亦以臣臣為說文部首之一即此姬字之所从耳然則錫姓曰姬者非

國朝文匯

卷一

二十

國朝文匯

謂其姁民乃粒受之以頤之意也賡晉語言黃帝以姬水成為姬姓水經註無姬水子產言臺始能業其官宣汾洧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然未嘗以水為姓何黃帝獨以水姓乎姬姓之始斷非黃帝實始而後稷矣其遊閭也謂閭俗方言迥異伍其土者不審其音輒為吏胥所紿訟多屈抑死欲請於督學使者令諸生各書其土之俚語條繫目解解為一書名曰八閩方言其遊粵也謂大庾嶺綿亘數十里崔嵬險峻旁無林木炎暑道暍行者艱苦欲植榕樹數萬株以休行旅又謂世之作寫錢紙鏤者日趨無益常驅之歸於農所言皆經濟有法惜未有上其議者先生性剛直惡惡不少慨然喜揚人善常奮然曰穀梁子不云乎心志既遁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嘉慶四年辛年七十八著述凡數百卷藏其書於外孫趙泰家泰嘉慶庚酉科舉人

李衛論

趙紹祖

李衛者特書生之斤斤自好者耳譽之則喜輕之則怒而史顧冠之為羣雄長密豈足以當此哉方密之為元感東曰鼓行入荊直扼其喉上也徑行勿留西入長安中也及其得志而崇孝和所說即其中策而密不能用徐鴻密勸趙江都拔帝以令天下此最為上策而密又不能用使頓兵於東都城下連戰數十自出於策之下而得首延歲月不致如元感之速亡者與元感之時異也密之頓兵於東都也以高祖之譽之也史遺棄將莫如用密而密果為高祖用世充潛歸元真陰請交易而密許焉則為世充用元文都授密行臺使拒化及直欲棄取之而密不解則且為文都用密之將豈有過於徐世勳者而密以累規其違遂出之不用而用邵元真豈不以世勳輕之而元真阿之哉且密豈高得為隋之臣子者執子嬰於武陽項商卒於牧野此何等語而乃喜文都入輔之餌基文遠伊霍之稱而欲身入朝東都也使王世充不汲汲於竊隋羽翼遽殺文都而少遠緩之則密之首早懸於東都城下而豈待於桃林邢公岨下之傳首長安哉勝敗常事也古未有百戰百勝而不敗者密雖敗於偃師而王伯當在金墉徐世勳在黎陽張善相在襄城李育德在武陟山東連城數百未動也密不西則則信叔寶知節士信曉雄之將不歸於世充也而一敵不復

國朝文匯

卷一

二十一

國朝文匯

自擬乃決計入關而不顧者尚心惑於高祖一書之見推也噫唐果推強則必殺密唐不推密則入長安一匹夫耳此朱紫之所知而密不知而顧欣欣然自喜於唐迎夢者之冠蓋相望盼然心計於唐豈不以台司處我而豈知唐之處心積慮必欲殺密且必欲速殺之耶夫唐未嘗不以高爵厚祿縻唐雄者李執討涼王杜伏威封楚王又封吳王羅藝封燕王高閼道封北平王至劉季真亦封彭城王胡大恩亦封定襄王世勳密之一將耳且欲討其父蓋為濟陰王何獨於密而有新也彼豈果有愛於諸人特以時之未至姑以爵縻縻焉而密則已自投樊籠中得以執而殺之故輕之也而爵以光祿以激其悔縱之使行以速其變猶懼其未而殺之無名也隨而召之以疑其心而使之決反而密死矣若密者其正大不足實建德其陰狡不及王世充其悍擊攻戰不及薛舉劉黑闥其識時知機又不及杜伏威而區區較量於光祿台司之間其書生之見哉

李孝遠論

徐敬業未必果有志於匡復然使去遠與之連和如灌嬰與七國故事迴兵鼓行直趨洛陽誅諸廢逆后擇賢王而立之則唐室可不崇朝而復也夫敬業等皆讀書耳斯合崛起非有見兵也天下承平日久人心非思亂也揚州富庶之地又非水旱

薦錄流為偷盜以苟延歲月也而敬業借唐為名採臂一呼從者十萬此人心未嘗一日忘唐可知而況李遠屬在懿親爵為上公總兵三十萬申明大義以曉諭士卒傳檄州縣其為響應更當何如而惜乎其計不出此也或曰武后慮之矣故李遠行後旋命黑齒常之為江南道大總管名為討敬業其實防李遠不然夫豈不知李遠之足辦是事者使李遠如吾子之說則前有常之後有敬業恐亦非萬全之策也余曰不然魏思溫之為敬業謀也最忠而敬業不從者此其志不在唐但欲取金陵據東南以自王耳使李遠陰與之和則敬業必喜正可借以縱黑齒常之之兵又況常之亦抗吏士特以身本善將地處疏遠是以依違其間李遠果為之倡安知常之不為之應而相與合勢也又借使其事不然其功不歟其身且死而忠義先天下聲名著後世其與僭州之流死又何如哉常樂公主婦人也其謂諸王曰王皆丈夫國懿親不舍生取義尚何須孝逸宗室之英計不出此而汲汲於撲滅敬業為事此其心何心耶孝逸無論已魏元忠一時名士參其軍事而其為李遠謀者亦祇意在敬業而曾不以大義相教慨是魏思溫為徐敬業之忠臣而魏元忠為李孝逸之罪人也

韋臯論

新唐書既立叛臣傳宜入劉闢於李錡吳元濟之列而仍附之韋臯傳後者蓋因舊書之舊而舊書又因唐國史之舊吾疑當日之秉筆者有憾於臯而二書不能艾而正之也舊書之言曰臯在蜀二十一年其從事臯官稍學耆則奏為屬郡刺史或又署在幕府不令還朝蓋不欲洩其所為於闕下也故劉闢因臯故態圖不軌以求三

國朝文匯

卷一

二十二

而集  
國學扶輪社印

川厲階之作蓋有由然新書因之直書曰故劉闢附其屬卒以叛若真謂臯之果有叛心者嗚呼臯果有叛心者則必聚其宗族子姓於蜀稍封崇之以表於軍使可以繼其後而宜以之樹劉闢耶今攷新舊書及權德輿所為高康郡王先廟碑臯一子名行立官僅工部員外郎有兄某官國子司業在京師奉廟祭祀有從弟平為萬年尉平有子正實推陰為軍父尉惟一姪名行式時不知隨臯在蜀與否而史亦不言為何官則其微可知也推臯之心蓋不欲效河朔藩鎮所為奏其子弟為副使或為州刺史以致身死而一軍擁之以邀尊節故使散之於四方各求微達以安其身而亦不使朝廷疑之而有質子入侍之舉故能久安於蜀以遂其服南詔推吐蕃之勳而不謂尚有議其後如此者也夫臯當請下巴岷出荆楚以討吳少誠矣又嘗屢請以陸贄自代矣非擁兵據險而不肯朝者也而久鎮於蜀至二十一年之久者乃朝廷難其代之人也劉闢之將臯意於王叔文而請兼領三川也在永貞元年六月及叔文怒劉闢逃而臯表叔文之奸請太子監國即在七月而八月薨矣度其時臯必

已疾而聞知己之將代之故以己意為臯意以自覆其奸而臯不知也乃史既借臯以入叔文之罪而即借闢以入臯之罪吾不知當時之典國史者為何人而工於舞文焉如此也則甚矣新舊二書之無史識也雖然闢之狂悖杜黃裳能知之而臯不知乃任之以陷蜀而幾自陷焉其不知人之責亦安可追也哉

國朝文匯

卷一

二十三

而集  
國學扶輪社印